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84
11 June 1985
CHINESE

第二五八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6月11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马哈巴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成员国: 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巴索勒先生

中国

凌青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加利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阿拉姆·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佩尔科维奇·罗加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伦·克拉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0点2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5年5月23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13)

1985年5月23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42)

秘书长有关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的进一步报告(S/17242)

主席:根据第2583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利比里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执行主席和理事会其他代表团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我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科法先生(利比里亚)、辛克莱先生(圭亚那)、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以及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不丹、喀麦隆、加拿大、古巴、民主也门、俄塞埃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圭亚纳、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科威特、墨西哥、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南非、苏丹、土耳其、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们在安理会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应主席邀请比塞伊赫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瓦西乌丁先生(孟加拉国)、策林先生(不丹)、恩戈先生(喀麦隆)、刘易斯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洛顿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格贝霍先生(加纳)、卡伦先生(圭亚那)、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巴尼特先生(牙买加)、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莱多先生(墨西哥)、阿勒乌伊先生(摩洛哥)、加里亚德先生(尼加拉瓜)、加姆巴里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姆先生(巴拿马)、冯·施尔丁先生(南非)、比里多先生(苏丹)、图克曼先生(土耳其)、奥顿努先生(乌干达)、姆卡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在议事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理事会，我收到了阿富汗、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波兰、斯里兰卡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写给我的信，他们要求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在理事会同意情况下，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基伊鲁先生(肯尼亚)、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扎因先生(马来西亚)、诺瓦克(波兰)、威泽瓦德尼先生(斯里兰卡)和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议事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下面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代表，我请他发言。

凌青(中国)：我非常高兴看到外长阁下作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杰出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我愿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我深信，以你的智慧、才干和丰富的外交经验，你一定能够领导安理会圆满完成6月份的工作。我还愿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泰国西提沙卫西拉外长阁下和甲盛实大使阁下出色完成上月份繁重的工作表示钦佩和感谢。

由于南非当局的阻挠和破坏，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庄严决议，特别是

1978年通过的第435号决议至今没有得到执行。1983年，安理会曾经两次审议该问题，并通过决议，谴责南非当局的上述行径，拒绝南非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同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作法，决定：如果南非继续阻挠第435号决议的执行，安理会将考虑采取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适当措施。至今两年过去了。南非当局非但拒不执行决议，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新的阴谋，企图绕开联合国，搞所谓的内部解决，并且继续对其它南部非洲国家进行军事袭击和经济破坏，严重威胁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非洲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十分重视这些会议。许多位部长都前来参加。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努乔马主席也亲临与会。他们必将对会议作出重要贡献。在此，中国代表团愿向各位尊敬的部长和努乔马主席表示热烈欢迎。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40周年和反殖宣言通过25周年。在此重要时刻，安理会开会审议世界上残存的最大的殖民地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具有特别意义。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更加感到对这一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反殖宣言，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应当遵循两条基本原则，即：结束南非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自由选举实现民族自决。正是根据上述原则，中国代表团积极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同各方协商和经安理会第435号决议批准的联合国计划，即：在纳米比亚停火、南非撤出全部军队、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我们一向认为，这是纳米比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基础。

然而，近两年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安理会决议没有得到执行，责任完全在于南非。目前南非当局不仅仍然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这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为其拖延执行决议制造借口。而且，在纳米比亚加紧扶植亲南非的势力，宣布成立有多党会议组成的临时政府，并将于本月17日在温得和克举行傀儡政权的成立仪式。这再一次暴露了南非当局企图绕开联合国，排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强迫国际社会接受其在纳米比亚制造的既成事实。

南非当局所作所为激起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义愤。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南非当局拒不执行435号决议的顽固态度。许多国家的政府纷纷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成立所谓临时政府。五月三日，安理会主席代表成员国就此发表声明，宣布南非单独采取的行动和措施无效。今年三月，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四月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部长级会议和反殖特委会特别会议以及刚结束的纳米比亚理事会全体特别会议都通过重要文件，强烈谴责南非。

与此同时，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的纳米比亚人民独立斗争得到国际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非洲前线国家始终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坚强后盾，为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广大非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坚定地同纳米比亚人民站在一起，向西南非人民组织提供各种援助。不少拥有政治远见的西方国家也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各种国际组织、地区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也都为声援纳米比亚人民斗争做了大量工作。争取纳米比亚独立斗争的力量正在日益发展和壮大。

早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是纳米比亚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中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当迅速采取以下行动：

一 要求南非立即停止在纳米比亚制造“临时政府”，无条件地执行第435号决议。如果继续拖延，安理会应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对其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二 要求安理会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为贯彻安理会决议做出真诚努力。那种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不相干的问题联系以及同南非实行“建设性交往”的主张和做法都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

三 授权秘书长敦促南非当局尽快同西南非人民组织就执行第435号决议进行谈判，并向安理会做出报告。

四 促请各国严格执行对南非的武器和石油禁运，对南非施加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五 呼吁各国向西南非人民组织和非洲前线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

我愿在此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南非当局执行种族隔离政策，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颠覆和破坏非洲前线国家。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前线国家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支持南非人民争取种族平等和民主的斗争，并向他们提供政治和物质上的支援。我们坚信，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能赢得纳米比亚的独立和解放。

主席：我谢谢中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善意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古巴对外关系部长伊西多罗·马尔米耶卡阁下。我欢迎部长阁下，并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马尔米耶卡先生（古巴）：主席先生，在这一对我们人民十分重要的时刻，作为拉丁美洲人和加勒比海人，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将毫无疑问进一步证明你对各国人民和公正与崇高的事业所作的承诺。

我也要感谢泰国大使比拉宏·甲盛实先生，感谢他上月在主持安理会工作时所做的现身的工作。

首先，我要表示，古巴政府认识到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为促进执行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协议所做的不屈不挠的工作，这些协议应当能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昨天，在安理会的几个发言中，我们听到了人们描述各种事件，这些事件表明了人们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拒绝接受和破坏国际社会为保证纳米比亚所作出的决定这种态度所表示的遗憾。

为了使这一历史性的阐述全面，我们认为应当提请各位注意下列事实，即今年是我们庆祝柏林会议召开一百周年纪念。在那次会议上，殖民主义者分割了非洲大陆，开始了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使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永久化。

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奎尼斯世界之最》中间有没有世界玩世不恭的最高记录；如果有的话就必须重新修改，因为昨天下午种族主义代表的发言无疑创造了玩世不恭的新记录。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有一丝真理就能洗涤谎言的海洋。昨天下午，当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各位代表们一致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时候，在安理会中充满了真理。

安理会再次举行会议谴责南部非洲的局势，特别是纳米比亚的局势，这产生于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挑衅行为。

安全理事会在1978年和1985年之间举行了130多次会议来讨论非洲南部之角的问题。在许多这些会议上，美国的代表没有投票；他们对有关纳米比亚或有关的冲突的决议草案投了9次弃权票；他们5次否决了决议草案。

这一长期的历史暴露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蔑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定，也暴露了南非的帝国主义盟国们对它的忠诚。在1981年和85年之间举行的5次大会上通过了31项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美国都没有投票赞成通过这些决议。美国在这31次表决中都没有投票赞成：它27次弃权，4次反对。

很容易找出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的最顽固的敌人，也就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最坚定的盟友，以及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份子在他们委婉的称之为“建设性接触”中相互合作。他们是站在同一边的：与纳米比亚爱国人士站在一起的另一边包括我们整个国际社会。

安理会应不结盟运动国家的要求举行本次会议，因为极其危险的东南非局势现在由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行动而加剧，这一政权向以往一样受到它在华盛顿的同伙的保护，这一政权已经作出了恶毒的单方面决定，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公开蔑视多次重申的禁止这种行为的国际协定。

帝国主义的利益和目标在根本上与种族隔离的利益和目标是相同和相关的，尽管它们并不完全一致。帝国主义支持种族主义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种族隔离，不如

说是为了保护帝国主义的战略军事优势，因为该区域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除其它事项外，这保证了对南大西洋航运的控制和继续开发该区域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诸如铀之类的矿产，铀对南非的军事工业和破坏该地区独立、民主和反帝政府的能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下列情况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在种族主义政权统治的地区，该政权与总部在英国的630个跨国公司、总部在美国的494个跨国公司、总部在西德的132个跨国公司和总部在法国的85个跨国公司分享利益和利润。南非投资的50%是外国资本，这些资本控制了南非私人生产部门的87%。世界上最重要的矿产资源集中在南部非洲，分布在从赤道到好望角之间的地带，特别是既能用于民用也能用于军事目的的矿产资源。

因此，不需要详细调查就能理解把帝国主义和比勒陀利亚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和承诺，这些反映在所谓的建设性接触之中，这种接触正被用来建立美国——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在该区域的霸权。

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的目标路人皆知：巩固种族隔离政权，使它们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合法化和永久化，并且把它们的政治、经济、并且可能的话军事统治扩大到赤道以南所有非洲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在这些活动中为它们的伙伴效劳，它们在南非对黑人群众实施恐怖手段；它们追逐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战士；它们不择手段的破坏其它民族和政府声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行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西南非人民组织正在为纳米比亚的独立而进行斗争；并且，它们试图动摇并破坏前线国家，企图用与种族隔离结盟的政权取代它们，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它们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反革命匪帮的支持。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比勒陀利亚和五角大楼的联合战略中一个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就在两个月前，在西南非人民组织成立25周年的时候，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特别部长级会议，讨论并提出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观点。在我们还未到达新德里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还仍然在半路上——参加这一会议的

部长们和专家们听到了南非政府决定建立它们所谓的纳米比亚临时政府的消息，比勒陀利亚政权几个月来一直在酝酿这一怪物。

这并不是新的决定。几年前南非政府为了类似的目的建立了所谓的图恩哈尔民主联盟，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中宣布这一联盟为非法，并指出这一企图无效。这一联盟由于遭到国际社会的拒绝而寿终正寝。

联合国及其各机构所通过的无数决议有系统的谴责、批判并拒绝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大会在1966年10月通过的第2145(XXI)号决议中明确终止南非对西南非洲领土的委任权。12年以后，安全理事会在1978年重申了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法律责任，并再次指出

“其目标是撤出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当局……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这样做”。（第435(1978)号决议，第1段）

从那以来，困难重重的7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努力不可避免的遇到了南非政府设置的无数障碍。

这表现在建立纳米比亚和安哥拉边境周围50公里非军事区的努力中；也反映在1980年和81年对将采用的选举制度进行的持久的谈判之中；还反映在最近所谓的把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开始与古巴撤出在安哥拉的国际主义部队联系在一起阴谋之中。

在去年11月17日，安哥拉政府决心找到解决非洲大陆南部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法，并考虑到由于前线国家、整个非洲和国际社会拒绝“联系方法”而造成的新的僵局，提出了一份周密、合理和公正的建议，作为在联合国范围内对这一复杂问题进行谈判的基础。

尽管安哥拉政府考虑周到，然而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草率答复，提出新的条件，近乎蛮不讲理。任何有尊严和主权的政府都无法接受这种苛刻的条件，更不用谈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了。

人们不禁要问，在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委任权结束后的将近二十年期间，南非为何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进而进一步加深了可憎的种族主义制度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分歧。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给第三十九届联大的报告指出：

“纳米比亚有丰富的天然财富，包括铀、钻石、铜、铅、锌、锰和其他金属，以及农业和渔业产品。不过，领土的能力和自然资源都被剥削和掠夺纳米比亚资源的南非非法政权和其他外国经济、财政和其他利益集团所独占。

“按部门细分纳米比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看出领土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脆弱。虽然矿业几乎占领土国内生产总值的半数，雇用的劳工却只占劳动力的10%。95%以上的可销售农产品为大约5,000白人农场主所有，商业性农业为他们提供了优裕的收入。仅供糊口的农业实际上是土著人民唯一能够从事的经济活动，其份额在可销售产品总额中则占2.5%。整个而言，农业部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占出口的20%。……渔业的崩溃大大减少了该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也造成该行业数千工人的失业，使纳米比亚的就业问题更形严重。”（A/39/24（part I），第250和251段）。

理事会这份报告还指出，很难获得纳米比亚经济的统计数字，因为南非将该领土与南非的数字加在一起。报告指出：

“公布的数字都经过仔细选择，给人一种印象，认为纳米比亚是在经济上无以自存的领土，在很大程度上需依赖南非。”（第252段）

纳米比亚国民生产总值的60%都被公然地划为公司利润，用这方面的税收来加强国家的财政资源。

出口产品的近90%都是矿产品，许多总部在南非的世界著名的大经济和金融公司和机构参与开矿活动。这些公司和机构领取比勒陀利亚所发给的许可证，他们的投资利润也被包括在南非的数据中。

纳米比亚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也都以南非为基地。大多数外国银行同南非国防部有特别密切的联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危机，纳米比亚经济也经历了某些失调，表现为私人和公家部门的增负与投资不足。1983年，失业者为75,500人。此外，还有将近100,000人，也就是近乎非白人劳动力的半数，他们大多是来自国家南部地区的移民工人，只能获得短期合同。

这里还没有提到黑人多数在就业方面所遭受的歧视。这一劳动力的不稳定影响生产过程和技术的培养。

为了维护他在纳米比亚的霸权，南非维持着一支十万多人的军队，此外还有些特种部队单位，这些部队常以追击为借口，侵入纳米比亚的领土。

自所谓的西南非领土部队建立以来所推行的战争纳米比亚化的政策，已把纳米比亚纳入了南非，使纳米比亚的领土完全军事化的战略之中。18至25岁之间的黑人都必须服军役。人民对这种强迫服军役的行为进行了抗议，许多青年男子逃出领土，加入了西南非人民组织。

对纳米比亚的剥削，侵害基本人权，在强迫纳米比亚人居住的“传统”领地或“家园”、所谓的班图斯坦中悲惨的情形罄竹难书。

众所周知，古巴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了种种援助，帮助他们争取独立，准备重建国家，消除100多年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我们希望纳米比亚人民能成为他们自己的土地和命运的主人。为此目的，我们已提供机会，让1,000多名纳米比亚人在我国进行学习。几年前，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访问了纳米比亚人学习的学校，最近，现任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也访问了这些学校。在访问时，秘书长对纳米比亚学生作了讲话，他希望纳米比亚

能成为联合国第160个会员国。当时，卡斯特罗总统重申了古巴对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信心。在不久的将来，纳米比亚一定会成为联合国这一独立国家大家庭中的又一新成员。

几乎在5月29日秘书长访问纳米比亚学生的同时，南非又进行了一次恐怖主义活动，践踏了国际法最根本的准则，用一个突击队摧毁了安哥拉南部卡奔达省中的石油设施。侵犯安哥拉主权的这一新的侵略行径正发生在美国企图在安哥拉和南非的谈判中进行调停，这些谈判的目的是加速安全理事会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谈判受到南非种族主义份子及其盟友的阻碍而瘫痪。八年来一贯抵制安全理事会435(1978)号决议实施的这些势力现在想建立一个有听从南非指挥的人组成的所谓临时政府，排斥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西南非人民组织。他们重新抓住早在安哥拉仍处于葡萄牙殖民统治时就提出的种种借口，提出延迟和避免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

近年来，他们企图把开始走向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和古巴国际主义部队撤出安哥拉联系起来。尽管国际社会坚决反对了这些企图，但还是有必要回顾一下，古巴战士是在安哥拉政府和人民的请求下，到安哥拉去和争取安哥拉解放人民武装部队并肩战斗，抵抗种族主义军队的入侵，和其他旨在扼杀新生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他们在安哥拉的存在和纳米比亚毫无关系。这完全是属于安哥拉和古巴主权范围内的问题。

古巴的立场是人所尽知的，已经明确体现在1982年2月4日和1984年3月19日的发言中；我们支持多斯·桑托斯总统在1984年11月的一封信中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安哥拉宣言，古巴外交部长在最近的发言中谴责了比勒陀利亚决定在纳米比亚安插一个傀儡政府，我们还支持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尤其是不结盟运动作出的决定——这一切都明确地体现了我们的立场。

我们出席了不结盟运动请求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会议，要求采取紧迫措施，实现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第435(1978)号决议，要求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强制性制裁。

安全理事会必须拒绝接受南非在纳米比亚安插的傀儡政府。南非企图以此来建立一个既成事实，拖延或破坏该领土的独立，不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权利。这些事件是种族主义政权提出的新的挑战，是国际社会不能容忍的。

在西南非洲建立和平与安全气氛的基本条件就是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南非部队全部和无条件地撤出安哥拉、制止援助反革命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匪帮和为尊重协定建立国际保障。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安哥拉和古巴才能够考虑减少古巴国际主义部队在安哥拉的数目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继续阻挠我们通过多年来建立的机构公正和平地解决冲突的努力，那么我们只能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大量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使它能够通过加强与压迫者进行斗争，别无他择，因为正如我们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帝国主义最仇恨的敌手所说的：

“一个民族争取独立的战争是有用的，是一场神圣的战争；从这场战争中建立的一个自由的民族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就我们正在审议的这场冲突来说，这番话在今天仍然具有其公正、真实和及时的意义。

今天，何塞·马蒂这番话所针对的人正在利用其挑衅性的电台广播，徒劳地攻击古巴革命，他们还企图抹黑何塞·马蒂的形像。何塞·马蒂为支持受帝国主义统治压迫的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主权的斗争献出了生命，他明确表明，当发生侵犯人权事件时，为确保行使这些基本的人权所进行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

今天，马蒂的这番话是绝对有效的，完全适用于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的局势，因为那儿的人权受到了侵犯。

正因为如此，卡斯特罗总统5月29日在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和在古巴的纳米比亚学生面前宣布：

“你们知道，联合国一直在为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进行巨大的努力，联合国秘书长已经再次表明，他希望纳米比亚能够成为联合国的第160个成员国。但是，美国在干些什么？”

“尽管美国正在和安哥拉举行会谈，尽管目前正在在进行各种接触和谈判，他们仍然在卑鄙地企图破坏安哥拉的基本和众大的资源。美国老声称自己是这些接触和谈判中的用心良苦、忠心耿耿的调解人和斡旋者，尽管他们正式组织和支持萨文比以及南非的人。人们对法西斯主义者还能有什么指望？人们对种族主义者还能有什么指望？人们对压迫者还能有什么指望？”

“在我们的支持和合作下，安哥拉一直在寻求一个和平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前提当然是执行第435号决议和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南非人现在在干什么？他们正企图在纳米比亚建立班图斯坦。我想问一句：‘纳米比亚的班图斯坦有没有前途？’纳米比亚的年青人答道：‘没有！’”

“卡斯特罗总统又问道：‘难道纳米比亚人民会允许在纳米比亚建立班图斯坦吗？’纳米比亚年青人答道：‘永远不会！’”

“‘你们不会允许的，’卡斯特罗总统说，‘南非人民也不会的。’后来，他又说：‘如果没有第435号决议，如果不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就不可能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安哥拉对此完全表示同意，所以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肯定，安哥拉的立场就是只要不执行第435号决议，只要纳米比亚不实现独立，或至少只要不采取所有的具体、必要的步骤。来执行该决议，真正、有效地实现纳米比亚独立，那么，一个古巴战士也不能从安哥拉撤出。如果需要更多的战士，那么我们会派遣更多的战士去，因为每当面临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侵略时，我们所作出的反应一直是加强安哥拉。’”

卡斯特罗总统最后说：

“我们将一直驻扎在那儿，直到纳米比亚获得独立。非洲的朋友和纳米比亚的朋友将支持你们，直到你们获得独立。”

“谁也不敢肯定，到底是你们将成为联合国第160个成员国，还是其他处于殖民主义者控制之下、遍布世界各地的小岛中的一个将先获得独立。成为第160个成员国。我不敢说你们将成为第160个——也许是第162个、第163个或第164个，但我敢说，你们必将获得独立。”

主席：我感谢古巴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我首先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因为你们给了我参加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这一重要会议的机会。

主席先生，我还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6月份的主席。巴基斯坦与特利尼达和多巴哥传统上一直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我们对寻求国际和平与进步有着同样的看法，并共同关心主要的国际问题。

我深信，当安理会处理面前的重要问题时，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技巧、以及你作为贵国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部长的特殊品质将证明是安理会的一份珍贵财产，并使安理会能作出适当的决定以保证纳米比亚早日取得独立。

我还要借此机会转达对泰国外交部长、空军元帅西提·沙卫西拉阁下的高度赞赏，他令人敬佩地、杰出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还要高度赞赏甲盛实大使，他在5月份期间杰出地指导和领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上一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是在1983年10月，当时安理会全面检查了该领土的局势，并通过了第539(1983)号决议。该决议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阻挠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决议宣布，第435(1978)号决议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此外，该决议毫不含糊地拒绝将纳米比亚独立和与第435(1978)号决议毫不相干的问题连系起来，例如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

自从一年半前通过第539(1983)号决议以来,联合国秘书长、该地区前线国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通过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确保纳米比亚早日实现独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所有这些努力仍然毫无结果,而被占领的纳米比亚境内的局势继续恶化。

秘书长在行使安理会在第539(1983)号决议中授予他的权力时与南非政府的代表进行了磋商。他的会谈详细记载于他1983年12月29日的报告和最近1985年6月6日的报告中。这些会谈再次强调,南非顽固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在整个1984年期间,前线国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方面继续表现出一种责任感、克制态度和政治家风度,一方面进行外交活动以确保南非在执行联合国争取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中进行合作。当南非要求在所有各方之间就纳米比亚的前途举行政治会谈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同意参加去年5月在卢萨卡由赞比亚卡翁达总统和南非负责纳米比亚的行政主任联合主持的这样一次会议。在一次出于在谈判中的诚意和认识到对争取纳米比亚早日独立的责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同意出席所谓的多党会议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南非为企图在被占领土树立一个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对手而一手炮制的政治联盟。

当南非的代理人“多党会议”拒绝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起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时,卢萨卡会议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而告结束。尽管如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同意与南非代表举行另一次会议,该会议于去年7月在佛得角群岛举行。在这些会谈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建议双方同意向安全理事会转交一项联合声明,要求安理会发起一场以立即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为始端的执行联合国争取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进程。南非代表拒绝了该提议,并拒绝在没有得到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的严格保证的情况下讨论对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一些非洲国家一年来所作的艰巨的外交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比勒陀利亚对联合国计划执行的问题持顽固态度,并拒绝与

秘书长进行合作。南非公然无视第539(1983)号决议，南非继续将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这一毫无相关的问题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交换条件。在1985年6月6日的报告中，秘书长得出结论说：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都知道，我在1983年8月29日给安理会的报告(S/15943)中曾经说明，关于安全理事会第434(197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就过渡时期援助团来说，几乎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已解决。但是我也曾在报告中表明，南非的立场把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问题作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先决条件仍然使联合国计划无法付诸实行。南非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至今没有改变。”(S/17242. 第45段)

即使撤出了古巴部队，也不能保证南非将放松对纳米比亚的控制。比勒陀利亚在过去一年半中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证明了其永久控制纳米比亚的图谋。

在过去整个一年中，比勒陀利亚千方百计地企图拼凑一个代理人政治实体，并装上一个该领土“内部治理”的门面。同时，它变本加厉地在该领土进行镇压，并正在有系统地推行一项使用军事和准军事性的治安部队恐吓当地人民的政策。

在一项政治上破产的行动中，今年4月比勒陀利亚企图拼凑一个所谓的“多党会议”政治联盟，并策划了一个“临时自治政府”的新阴谋，完全无视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联合国计划。比勒陀利亚现在宣布了它于7月17日在纳米比亚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的决定，上个星期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特别全体会议已经强烈地谴责了这一行动。

秘书长在1985年6月6日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当前的困难由于南非最近决定在纳米比亚成立一个过渡政府而变得更为复杂，并产生了新的问题。必须最强烈地、并以所有可行的方法反对南非在纳米比亚新的倒行逆施的行径，因为这不仅是对联合国和对国际社会的侮辱，而且是剥夺纳米比亚人民合法自决权的狡诈的政治行动。

比勒陀利亚在大要政治阴谋的同时，发起了一场新的镇压和恐吓运动，以迫使纳米比亚人民接受其苛刻的解决条件。经常传来新闻报导，令人震惊地叙述臭名昭著的南非特务部队，骚扰、恐吓和殴打无辜平民以及亵渎教堂和其他礼拜堂的罪行。

自去年10月以来，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占领军对所有年龄在17至55岁之间的纳米比亚男子强行实行义务征兵制。那些拒绝当兵的人遭到迫害。显而易见，比勒陀利亚政权打算用纳米比亚人打纳米比亚人。

南非的镇压运动和分裂纳米比亚人民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并且永远不能破坏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同样，比勒陀利亚的政治阴谋或恐怖手段都不能阻止非洲国家援助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他们的崇高事业，这一事业得到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无条件的支持。

为了评价纳米比亚的形势以及考虑不结盟国家能够帮助纳米比亚人民自由斗争的方式，在今年4月于新德里召开了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特别会议，这是国际社会声援纳米比亚独立事业的最新表示。安理会召开这一系列的会议而且许多国家派外长率领高级代表团参加，是遵循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那次部长级会议的决定。

经过对局势的仔细审议，在新德里会晤的不结盟国家部长们呼吁安理会执行其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特别是第435号决议（1978），并建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进行强制性制裁。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协调局的行动纲领建议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针对南非采取下列自愿措施：第一，终止外交关系；第二，遵守石油禁运；第三，撤出现存的股份，制止并采取措施不鼓励进行新的投资；第四，停止提供飞机越空和着陆的便利以及远洋舰只的停泊权；第五，禁止销售南非金币和在南非铸造的所有其他硬币；第六，严格遵守对于南非的体育和文化抵制；第七，批准和执行《禁止并惩制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部长们还呼吁强制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中的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并呼吁所有国家严格遵守随后的第558(1984)号决议。

巴基斯坦坚决赞同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建议的临时措施,他坚信,不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制裁就不能强迫南非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必须尽其所能执行它的计划,从而履行它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责任,进而结束在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的黑暗统治以及纳米比亚人民的悲惨遭遇。

起草联合国计划的五个西方国家以及对南非有影响的那些国家对实现这一目标与安理会合作负有特殊的责任。他们继续容忍南非目前的做法,这只会进一步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并加重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1985年是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以及它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自由和进步承诺的四十年。今年,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辩论同样衷恳地提醒人们,尽管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存在着整个四十年中一直在其议事日程上,纳米比亚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纳米比亚早就应该独立了。安全理事会必须为执行它的第435(1978)号决议,根据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来作出具体的行动计划。

1985年还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成立二十五周年。西南非的努乔马主席先生以勇气、远见和耐心领导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这值得我们特别的尊敬和赞扬。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向西南非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的英雄主义致意,并毫不动摇地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事业。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讲的客气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加纳的外交事务秘书阿萨莫先生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前就坐并发言。

阿萨莫先生(加纳):今天,我作为加纳的代表来到这个庄严的组织,需要和非洲统一组织中我的同事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同事一起来讨论对纳米比亚领土继续的

非法占领问题。我还希望能代表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行使这一庄严的责任。我很荣幸，我目前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先生，在我深谈问题的实质之前，还请允许我说，加纳政府和我本人非常满意和高兴的看到你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所代表的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不仅仅和加纳有着历史的联系，我们两国多年来还享有非常密切的外交、道德和文化联系。更重要的是，我还想提及你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谈判家所取得的成就——这些能力是胜利的保证。安理会——的确是整个国际社会——由于你主持这一重要的辩论而多方受益。

我还愿借此机会诚挚地祝贺和感谢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感谢他们使我能够今天代表我国政府和非洲人民发言。

联合国，特别是这个庄严的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已经有二十年了。但是，这次辩论不同于其他所有辩论的事，由于最近在那块领土上的事态发展，几乎全世界——当然是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期待着安理会来立即使那一领土获得独立。

为了澄清人们要求安全理事会现在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气氛，牢记与安理会审议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实是有益的。时间和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似乎已经模糊了这些事实。

我们认为，不管现在或将来对纳米比亚采取什么行动，都必须基于无可争辩的理解：南非在那领土上的继续存在是非法的，并阻碍纳米比亚人享受自由。最近以及参加寻求解决纳米比亚僵局方法的方面帮助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方法，也许就是不充分地突出这一事实，从而使那一政权觉得它受到了不正当的攻击。在尊重有关政府的同时，他们偏袒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做法是偏离了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安理会早些时候的宣布。的确，联合国已经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放弃那一领土，以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根据《宪章》享受他们的权利和更充分的自由。安理会和大会过去的决议以及国际法院的决定都证实了这一观点，这应当是安理会现在和未来所有决定的基础。

整个纳米比亚问题第二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比任何组织，不管是政府还是个别组织由于其权力继续应该对该领土负有庄严的责任。对这一责任持任何进一步怀疑态度不仅将对领土的和平、平等和公正有害，而且将进一步危害联合国的信誉、决心和政治意愿；世界各国与人民继续希望联合国能够带来一个新的和更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根据《宪章》，安理会有权确保有效执行联合国在领土方面的任务，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在此时来到安理会，为纳米比亚寻求自由与公正，尽管该问题在其他论坛审议中已经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三，记住另一个与本问题有关的事实将有助于安理会工作，这就是，自从安理会上次审议对国内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有严重后果的问题以来，该领土的局势又恶化了。南非热衷于内部解决，无视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所实行暴力的结果，男人、妇女和儿童继续不幸地死亡。

第四，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计划的纳米比亚非殖化进程仍然离我们很遥远，这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没有诚意所造成的。在同联合国和纳米比亚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该政权表现出很善于使用搪塞支吾的花招，以阻碍实现该领土独立的有意义行动。例如，我们最近都看到，比勒陀利亚政权一方面宣称从安哥拉撤出其全部军队，另一方面却又偷偷摸摸将其代理人派遣到该国内，以进行破坏活动。显然，这种矛盾心理有损于该政权的形象，它是声称认真寻求纳米比亚问题解决的。

我们认为，我刚所列举的事实对于安理会审议这一复杂问题是很基本的，以便制定出一个不但有利于安理会在此问题上的进展，而且有助于行使有利于宪章所规定原则的正确政治意愿的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都同意纳米比亚人民为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合法性和同意联合国自大会1966年第2145(XXII)号决议以来的责任的话，那么为什么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来使该领土获得独立呢？主要原因是，西方世界各国政府缺少为纳米比亚和纳米比亚人民

做事的政治意愿，而纳米比亚和纳米比亚人民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压迫和威胁都不那么严重的地区却是毫不迟疑地尽自己的责任。没有必要详细阐述这种区别待遇的原因，因为已经很清楚。记录在案的事实已经表明，这些政府的代表们在过去安理会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中使用了一个又一个宪法理由来保护比勒陀利亚政权。当比勒陀利亚政权最具影响力的朋友说服我们在联合国停止和同意采取的行动，以便促进同比勒陀利亚政权就领土问题独立举行谈判机会时，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立场和蔑视态度吃了一惊。最后，在接触小组寻求解决方法的时候，浪费了许多时间。

称之为建设性接触的所谓说服政策被事实证明是浪费大家的时间。除了它的发明者，没人认为它会起作用。它的实质充其量不过是为非法和压迫赢得时间的倡议，使得种族主义政权蔑视联合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谴责建设性联系政策，因为它是无效而有碍于国际社会愿望的。

同无益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一道的是将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同古巴部队在安哥拉共和国存在的“联系”。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这样的立场，因为它破坏了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安哥拉的主权。将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并不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想法，而是那些有自己意识形态目的国家的想法，这也不再是秘密了；因此，安理会应拒绝进一步介入。我们完全相信，它同叙述使纳米比亚非殖化的必要是毫不相关的，安理会再不应该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这一理论而提供场所，这一理论是有害于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

无论如何，这一政策应该被认为是过时的，因为安哥拉政府对从其领土上撤出部队问题的立场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提出了一个非常明智和现实的方案。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坚持这一失去信誉的联系理论。我愿借此机会表达我们对安哥拉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谅解、合作精神和政治成熟的充分支持，并希望其他各国能够学习安哥拉的建设性态度。

在过去三年里，有人已经过分利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耐心和忍耐，特别是某些联合国外的势力通过在纳米比亚冲突上采取的同时行动。国际社会今天没有任何事实来表明这些主动行动，大多数成员国从一开始就对这些行动表示怀疑。现在是该回到安理会仔细制定并同意的计划上去的时候了，这一计划，时间和都没有侵蚀得了它。我指的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它们仍然是解决纳米比亚僵局唯一的可靠和平基础。我要提醒安理会成员，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计划是唯一为所有有关各方一致接受的程序，是获得纳米比亚自由与独立的最好方式。因此，我们敦促安理会行使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职权来执行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计划。再试验几个新的理论只能宽恕非法现象和加深人类苦难。

在决定下一阶段行动时，我们敦促安理会要认真考虑尊敬的秘书长在其报告(S/17242)中的中肯意见，因为它们是谈进展中的障碍的。在他结束语中，秘书长指出目前僵局的三个原因。第一个是：

“南非关于古巴部队撤军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先决条件的立场使得不能执行联合国计划”。(S/17242, 第45段)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没有能够：

“……告诉秘书长其选举制度，以便促进立即无条件执行联合国计划……”
(同上。第46段)

根据秘书长的话，第三个障碍是：

“……南非最近决定在纳米比亚建立临时政府。”(同上。第47段)

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政府在这些领域内是不太会改变其态度的。

我们注意到，安理会在过去曾经试图其他办法来说服比勒陀利亚政权结束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对联合国的蔑视，但现在非常清楚，不能相信种族主义政权使领

土立即获得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的唯一选择是根据宪章采取其他措施来实现其目的。我们很早就开始在安理会要求对南非采取全面制裁性措施，但每次都没有得到重视。

毫无疑问，安理会知道，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议会、非政府组织和公司已经开始作出自己支持制裁的决定。我们认为，如果在所有其他人以某种方式实行制裁之后联合国才开始审议制裁的话，那么安全理事会的形象将受到极大的损害，联合国的权威也将遭到破坏。制裁是避免使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陷入进一步的种族暴力冲突的最后的和平手段。如果监督和立即执行全面的制裁是困难的，那安全理事会至少可以就有选择但是有效地经济制裁达成协议。

我也要利用这一机会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和他的联合国专家小组表示最真诚的敬意，尽管存在着极其不利的条件，这些专家仍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继续寻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我们认识到秘书长到目前为止所遭受的挫折，我们希望重申我们的信心，再次表示我们对必然会继续作出的努力表示支持。

最后，请允许我说明一下我们对这一历史性辩论作出了贡献。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事件使我们相信，我们应当避免浮夸，根据联合国的宪章遵循面向行动的程序。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敦促安理会重新发挥在这一问题上的领导作用，这一作用有可能为某些国家所取代。我们满怀敬意的希望回顾，四十年前建立联合国是对争取和平的迫切需要作出的回答。时间在流逝，但联合国的焦点确没有改变，因此，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决不应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对纳米比亚的和平的威胁和破坏不足以引起联合国的最高机构的关注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殖民主义、对一国领土的非法占领、蔑视安全理事会、人类生命的损失和种族主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纳米比亚问题的组成部分，因此，安全理事会不能保持中立或犹豫不决。保持中立或犹豫不决实际上是间接的怂恿不公正的行动。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本次辩

论，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不会对安全理事会维护自由、公正和人力生命的能力表示失望。

主席：我谢谢加纳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相信，你的丰富的外交经验将对安理会的工作取得成功和使本次及其重要的会议取得成果作出重大的贡献。

我们也感谢你的前任、泰国常驻代表甲盛实大使，感谢他在5月份明智的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和安全会的其他成员给我们机会来解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纳米比亚局势的立场。我们认为，根据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和非洲国家集团的要求召开本次会议是极其需要的。全世界都看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内部干下的日益残忍的恐怖行径，看到南非继续对邻国进行侵略和破坏，特别是看到针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恐怖运动的加剧。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本次辩论的进展。许多发言者都正确的指出，南部非洲局势的恶化是由种族主义者的令人憎恶的政策造成的。令人尊敬的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代表、该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已经生动的分析了这一局势，并根据许多事实对南非的罪恶政策提供了证据。这一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威胁到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种族隔离政权之所以能够执行这一政策是因为该政策十分清楚，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集团是站在它的一边的。

作为对所有支持纳米比亚独立斗争的力量的一个无耻的挑战，比勒陀利亚政权又企图制造“事实”，这些事实显然是为了撇开联合国，寻求新殖民主义的利益。换言之，它们企图使纳米比亚仍然为南非统治者控制，将其变成一个傀儡国家。

“内部解决”这一词汇只是维护现成的剥削关系、进一步将纳米比亚领土用作南非进行侵略的出发点，在邻国制造不稳定和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同义词。在这方面，被非法占领的领土的日益军事化令人震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决拒绝接受种族主义者的阴谋诡计，因为这些阴谋活动是针对联合国的决定，是针对进步、和平与安全的，并不是仅在南部非洲地区如此。

南非最近采取的行动是其将西南非人民组织排除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进程之外的一系列企图的一环。与此同时，南非还毫无理由的指责和诬蔑解放组织，攻击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在其建立以来的二十五年中，西南非人民组织已经得到了进步的国际公众的尊敬和承认。西南非人民组织在政治和外交领域表现出了最大可能的灵活性，在必要的武装斗争中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

撇开解放组织会使公正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完无可能。在西南非人民组织为争取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独立和自觉的斗争中，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将继续坚定的站在它的一边。

我们声援和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有助于根除冲突的温床，保障和平。

我们认为，声援西南非人民组织、声援非洲国民大会和前线国家是对反对种族隔离政权斗争的一个重要贡献。

各国显然同意，第435(1978)号决议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自从1978年通过该决议以来，我们多次看到旨在破坏这一决议的大规模行动。粗暴的蔑视这一决议的条款，这是因为种族主义分子完全确信它们能够得到帝国主义盟国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对南非的挑衅行为进行口头谴责和实施半心半意的措施欺骗不了任何人。

事实上，比勒托利亚一直能够任意玩弄手腕。它以前有一次企图在纳米比亚进行内部解决，但当时建立的所谓的图恩哈尔民主联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然后又提出了所谓的“联系方法”这是阻挡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的又一人为障碍。现在，面对着人们对“联系方法”的普遍反对，以及南部非洲不断增长的群众运动和要求消除种族隔离的国际行动，种族主义分子试图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抗拒它们自己制度中的危机、并破坏和至少削弱反种族隔离阵线。在南非内部进行改革的空头支票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纳米比亚方面，南非最近提出了建立由“多党派会议”组成的所谓的临时政府。我们对此的回答非常清楚：与种族主义的傀儡和合作者一起找不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法。任何这种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我们有责任不允许事态任其发展。现在必须做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安全理事会协调国际一致行动。讲空话和装着乐观的时候早已过去了。

我们支持联合国在纳米比亚计划的基础上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部长级会议以及在会上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指出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能够得到贯彻的方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不结盟国家希望加强国际对南非施加的压力，包括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进行制裁的要求，因为这些事迫使种族主义分子尊重国际公众意愿的有效措施。

持续完成联合国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活动的同时必须要拒绝所有鼓励南非的侵略性政策和通过推行所谓的建设性参与政策，谋求私利的所有企图。

今年是1985年，我们正纪念一些重要的周年，包括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联合国的建立直接产生于反西特勒联盟的胜利。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胜利同时打开了通向消除殖民主义和人民获得自觉的道路。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是这一斗争的决定性的推动力。今天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自由和独立国家就是这一事实的有利证明。联合国第1514(XV)号决议通过二十五周年必须使我们尽力使1985年成为通向纳米比亚自由和独立道路上的决定性的一年。

最后，请允许我引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首脑昂纳克在非洲解放日给非洲统一组织的一封信的内容：

“非洲解放日使我有机会重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重视非洲国家和民主解放运动在非洲统一组织为维护和保卫国际和平、加强民主独立和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以及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斗争中的团结行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继续声援并支持这一正义斗争。”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鉴于时间已晚，我想现在宣布休会。安全理事会继续讨论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在今天，1985年6月11日星期二下午四点举行。

下午1点散会。